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吴家荣 主编

安徽教育

10-03/24

BIJIAO WENXUE JINGDIAN DAODU

安徽教育出版社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吴家荣 主编

I0-03/24

2008

BIJIAO WENXUE JINGDIAN DAODU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吴家荣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 吴家荣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336-4916-6

I. 比… II. 吴… III. 比较文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002 号

责任编辑: 韩大勇

装帧设计: 心妍 葛玲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邮编: 230063

网址: <http://www.ahe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本: 720 mm×960 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60 000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 000

定价: 2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话: (0551)2823297 2846176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编委会

顾 问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陈 惇 刘献彪 谢天振
吴家荣
钱奇佳 何 峰 尹建民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建民 任洪国 刘玉梅
孙文龙 许 兰 齐 军
吴家荣 张 颖 张 磊
汪德宁 陈海燕 桑 农
曾照华 楼建国 褚春元

刘 萍
何 峰
李丽芳
钱奇佳

序

刘献彪

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预言:对哲学专家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此乃至理名言。我想说,对比较文学学者而言,从学术世界降到教学世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我这样说虽不免鹦鹉学舌之嫌,但却值得深思。

从学科建设与历史演变及其兴衰的角度看,比较文学教学可说是引领历史前行的开路先锋,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传播应用、大众共享的桥梁。同时,又是参与者最多,队伍最大,工作最具体,影响最广泛,效果最明显,把学科理念、思想、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教学活动是多彩多姿,内容丰富,鲜活地关系到百年大计,人才的培养。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属于应用研究范畴。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大名人,都是教学出身,或者终其一生都是教学。中国的孔老夫子就是如此,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吴宓、陈寅恪、季羨林等也是如此。因此,教学的重要性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毫无疑问,任何学者、专家包括广大教师在内,在理论上、口头上谁都承认教学的重要性和地位。但是,在现实和实践中,却并非完全如此。大家不妨想一想,现在大学里的学者、专家,是否都重视教学、教材建设?都从内心喜欢搞教学、教材建设?都关心比较文学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注意学生的培养?都把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作为自己光荣的、骄傲的任务?都积极参加或承担比较文学教学研究活动或承担比较文学教学相关课题?等等。如果大家以此为镜子,照一照自己,反思一下自己,也许能找到答案。我自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跟着季羨林先生、乐黛云教授等,在师专教比较文学课,编写比较文学教材和工具书,做了一点点工作。现在反思起来,实在深感愧疚,深感对不起比较文学和学生。因为我那时想的更多的是:为了完成任务、传播知识,以自己为本位,而不是把比较文学教学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以比较文学的理念、思想、精神来教育学生,塑造学生,以学生为本。从我的经验教训中,我希望比较文学学界同

仁,在教学途路中,不妨时有反思。也许这样做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有好处。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历史,如果从吴宓 1924 年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来历史。新时期比较文学教学从 1978 年施蛰存、戈宝权(当时为华东师大兼职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带头开设比较文学专题讲座开始,到明年(2008 年)正好 30 年。“三十而立”,正是好时候。百年途路,历经坎坷。百年中国比较文学之路,既是艰辛曲折之路,又是成长辉煌之路;既是薪火相传之路,又是开拓创新之路。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说来,它经历了发生、发展、沉潜、复兴、繁荣等 5 个阶段。它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于 30~40 年代,沉潜于 50~60 年代,复兴于 70~80 年代,繁荣于 90 年代~21 世纪。应该说,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发展的过程与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过程基本上是同一步调的。

比较文学进入新世纪,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其一是时代历史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其二是教育科学理念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其三是学科理念思想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其四是授课对象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呈现一派新气象。这种新气象,可以说不但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史上没有过,在外国比较文学教学史上也很少见。面对机遇与挑战,当今比较文学教学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已经到了垦拓构建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的时期了。

什么是比较文学教学新体系?定义很难下,也没有必要。本人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是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和大家一块来研究、讨论和解决。同时,也借此机会说点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比较文学教学新体系之“新”,是与过去的教学体系相比较而言,它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教师、教材、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中,究竟“以谁为本”?这是其中的关键。过去在教学中,或“以教师为本”或“以教材为本”,但很少注意到“以学生为本”。新体系的垦拓与建构,我认为应“以学生为本”,教师和教材都应从学生的实际和需要来定位。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教师、教材围着学生转”。从传播应用比较文学的思想精神,培养人才而言,我认为:在小学,可以讲小学生的比较文学;在中学可以讲中学生的比较文学;在大学可以讲大学生的比较文学。那么,有的学者、专家可能就会说,这岂不降低了比较文学的

尊严和权威？比较文学自有它的尊严和权威，把它的思想精神传播应用到小学、中学和广大群众中，难道就损害了它的尊严和权威吗？教学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桥梁，其根本目的和作用就在于传播应用、教书育人，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所以，教学过程中，落脚点不在教师、教材上，而在学生身上。如果“以教师为本”，讲的再深、再妙、再渊博，学生听不懂、接受不了，没有从中学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思想品德、本事，这也等于零；如果“以教材为本”，照本宣科，连篇累牍，夸夸其谈，不根据学生的实际和需要，讲重点、难点、传道、授业、解惑，那也等于浪费学生的时间和青春；如果“以学生为本”，立足学生，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教学活动，才能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新体系”之“新”，要求教师首先要读懂学生。当然也要读懂自己和读懂教材。读懂学生、读懂自己和读懂教材要害之处在于把教材（即学科）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观念、方法、知识，如比较文学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等等，传播给学生，并让他们应用于生活实践中。我把以上这些关系的处理，称之为“三位一体”或“三点一线”教学新体系。这就是我的一点粗浅的想法，希望引起同行的重视并提出批评。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同仁越来越重视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工具书等建设工作；越来越关注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越来越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积极参加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乐黛云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陈惇会长联袂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200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献彪、吴家荣、王福和三位教授联合主编《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2007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吴家荣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经典导读》即将问世，这不仅说明从国家级学会到省级学会领军人物对教学的重视，以身作则，而且说明新的教学资源体系即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学习参考资料、工具书等已在逐渐构建中，更为现实的是，有助于比较文学教师教学查阅方便，有利于学生自学阅读开阔视野。主编家荣教授，是我同行新友，他以会长的身份，积极带头、团结协作、开展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和相关学术活动，硕果累累，令我钦佩。嘱我写序，以荣赠我，理当遵命。况且，我还可以借题发挥，何乐而不为呢。

2007年10月18日

目 录

序.....	刘献彪(1)
引言:比较文学之今日概况	巴斯奈特 著 许 兰 译(1)
导读.....	陈海燕(8)
与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关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对话	
..... 多拉·希尔丝·萨尔瓦多 著 齐 军 译(11)	
导读	齐 军(18)
主题学	韦斯坦因 著 张 颖 译(20)
导读	吴家荣(35)
基础文类与原创诗学(节译)	厄尔·迈纳 著 王宇根 译(37)
导读	桑 农(40)
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 著 卞之琳 译(42)
导读	任洪国(47)
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	叶维廉 著(51)
导读	尹建民(63)
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	叶嘉莹 著(67)
导读	刘玉梅(76)

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	叶维廉 著(79)
导读·····	汪德宁(92)
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	乐黛云 著(94)
导读·····	褚春元(103)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	
——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	陈 惇 著(106)
导读·····	钱奇佳(114)
具象的抽象与纯思的抽象	
——中西古代美学思维性格之比较·····	张建永 著(116)
导读·····	褚春元(127)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周 宁 著(130)
导读·····	张 磊(143)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	曹顺庆 李卫涛 著(146)
导读·····	吴家荣(151)
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谢天振 著(153)
导读·····	孙文龙(165)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	查明建 著(167)
导读·····	孙文龙(176)
李渔论戏剧结构·····	杨 绛 著(179)
导读·····	桑 农(189)
伏羲考(节选)·····	闻一多 著(190)
导读·····	刘玉梅(200)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朱光潜 著(203)
导读·····	汪德宁(210)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	吴家荣 著(212)
导读·····	陈海燕(219)
新戏剧精神与绘画精神	
——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和绘画的比较·····	刘崇中 著(222)
导读·····	李丽芳(228)
曹禺剧作在韩国·····	韩相德 著(230)
导读·····	钱奇佳(234)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 著(236)
导读·····	李丽芳(261)
比较文学论·····	梵·第根 著 戴望舒 译(263)
导读·····	刘 萍(263)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 著 刘象愚 译(265)
导读·····	刘 萍(265)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	勃兰克斯 著 张道真、刘半九、徐式谷、江枫、 张自谋、李宗杰、高中甫 译(267)
导读·····	刘 萍(267)
后记·····	吴家荣(269)

引言：比较文学之今日概况^①

巴斯奈特 著 许 兰 译

有朝一日，任何一个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他们必须回答什么是比较文学。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比较文学涉及跨文化文本的研究，关心的是跨越时空的文学关系模式，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大多数人并不是以比较文学为研究出发点的，但是他们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比较文学的结论，可谓是殊途同归。有时，这种研究出于一种突破单一学科界限樊篱的愿望，因为这个学科的限制性太强；有时，读者可能会被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或者作者表面上的相似性误导。还有一些读者也许仅仅是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思想的虔诚追随者。阿诺德于1857年在牛津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道：

联系无处不在，诠释无处不有。如果剥离了与相关事件和相关文学的联系，任何单独的事件或文学都无法得到正确地理解。

几乎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对读书感兴趣的人都已经踏上了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征程：研究乔叟(Chaucer)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了薄伽丘(Boccaccio)；我们可以在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找出莎士比亚(Shakespeare)创作的原始资料；我们也可以研究在同一时期浪漫主义的发展是如何遍布整个欧洲的，还可以观察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推崇怎样丰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可以思考究竟有多少英国小说家学习了19世纪俄国伟大的作家作品(当然是借助于翻译作品)，可以比较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斯维沃(Italo Svevo)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研究克拉丽斯·李斯贝朵(Clarice Lispector)我们想到了简·里斯(Jean Rhys)，又继而会想起狄琼纳·巴尼斯(Djuna Barnes)和阿纳伊斯·宁(Anais Nin)。如果我们一直整理下去的话，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一旦我们开始了研究，就穿越了限制，产生了联想和联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

^① 此文是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评论导读》(1993年)的引言。

民族文学,而是置身于更广阔的文学空间中,这个文学空间也就是歌德(Goethe)所命名的世界文学。歌德说他希望“不断地接受外国作品”,他还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说,“诗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这个当口,一个人完全有理由认为比较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学比较,是阅读的的必要阶段,只要通过国际书籍买卖和有效地利用译作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但是如果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再一次审视“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我们就会发现比较文学自从在19世纪初第一次作为术语使用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而20世纪末即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们对一个世纪前就已提出的问题仍然争论不休: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比较怎么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呢?如果单一的国别文学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比较的依据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家又是如何选择比较对象的呢?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吗?又或仅仅只是一项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把它们定义为“比较文学的危机”,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个定义的使用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术语使用挑动了强烈的情绪,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早在1903年,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曾质疑比较文学不是一门学科,并且不无轻视地拒绝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议。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定义不过是对不同文学间主题和文学观念之变迁、转换、发展和异同的研究。因此他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没有比这种研究更无聊的事情了”。这项工作,克罗齐断言,应该纯粹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博学的范畴来进行分类。他提出正确的研究对象应为文学史,而不是叫做比较文学的那个东西:

文学比较史是一种从真实意义上理解的历史,其真正意义是一种对文学作品全面的阐释,这种阐释包含在其所涉及的全部联系中,是在不同文学组成的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进行的阐释(除此之外它还能存在于其他的范围中吗?),文学比较史只能在这些联系和阐释的工作中进行理解,而那些联系和阐释也正是文学作品所存在的理由。

克罗齐的理由是“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含混不清,掩盖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比较研究的真正对象是文学史。针对学者们在比较文学问题上发表的见解,比如马克斯·科赫(Max Koch)[两种德国比较文学杂志即《比较文学期刊杂志》(1887—1910)和《比较文学史研究》(1901—1909)的创办人和编辑],克罗齐声称他无法在纯粹的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间划清界限。他坚持认为“比较文学”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则是夸夸其谈。针对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抨击,查尔斯·米尔·伽列(Charles Mills Gayley),北美比较文学的创立人之一,在

同年声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生们开展研究的指导前提是：

文学是一种独特并且完整的思想方法，是人类共同规定的表达方式。它固然因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异，同时也因种族、历史和语言的影响、时机和约束因素而呈现出多种多样性，但它不考虑外表和年龄的问题，而是要受到人类共同的需求和愿望的驱使，源自人们的一般能力（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并且遵从具体和形式的普遍规律，遵从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规律。

上述观点和弗朗索瓦·尧斯库(Francois Jost)在 1974 年发表的看法极为相似，那时他认为国别文学无法构成一个清晰的、可被理解的研究领域，因为国别文学的前途相当有限，而比较文学则：

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学科。它是对文学的一种概观，对文学领域、人类生态学、文学世界观的总的看法，是对包罗万象的文化领域的一种洞察力。

这样的声明已经远远超出了方法论的范围，也清楚明白地显示出了为什么比较文学争论会如此的激烈。对于若斯特来说，就像伽列和若斯特的前辈学者一样，都将比较文学定为众人追求的目标。隐含的意思就是，当读者开始处理伟大的作品时，所有的文化差异都将不复存在；艺术将被视为达到一般和谐的工具，而比较文学家就是推动这种和谐普及的人。此外，比较文学家还应掌握某种特殊技能。韦勒克和沃伦(Warren)合著的《文学原理》一书于 1949 年首次出版，这是一本在比较文学领域极其重要的著作，书中作者建议道：

比较文学……将向我们学者的语言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比较文学需要一种扩展的视野，需要克服本土的狭隘的情感，这都不容易做到。

这里比较文学家被描绘成具有某种使命的人们，他们是国际性的使节，从事于联合的国家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韦勒克和沃伦还强调了文学是个统一体，就像艺术和人类是一体的一样。这是严重的世界危机的后果中重新浮现出的一种维新主义观点。歌德在 1827 年不无自信的断言道“如今，民族文学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韦勒克和沃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文化等同运动，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运动趋势。

比较文学这一设想的最高目标至今尚未实现。在《文学原理》出版后的 10 年间，韦勒克就一直在讨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这一学科似乎已发展壮大之际，文学观念和一般价值观点中的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持批判思想的许多重要流派相继出现，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

权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符号学到心理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文本的比较和作家之间相互影响模式的追溯转移到了读者所扮演的角色上来,并且每一种新流派的出现都冲击着先前的流派,单向的协调的阅读方式被永远地打破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西方一批雄心勃勃的研究生把比较文学当作是一门激进的学科加以研究,因为在当时,比较文学看上去具有越界性,正如其声明的那样,比较文学跨越了单纯的文学范围。没有清晰的方法论是无关紧要的,对这门学科是否存在的争论也不重要了,虽然这个争论从上个世纪就已开始,并且丝毫没有减弱。哈里·列文(Harry Levin)在 1969 年抱怨道,“我们浪费了太多的精力用来讨论比较文学的存在,但在具体的比较方面却投入得太少”,从而促使我们要多做实际工作,少为理论而苦恼。但是列文的提议如今已过时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西方中心的新一代雄心壮志的研究生们开始转向文学理论研究、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和大众传媒的研究、文化研究,并将它们作为激进学科的选择目标,从而摈弃了一种观点,即将比较文学视为自由一人文主义背景下滋生出来的一门庞大落伍的学科。

然而,正当比较文学研究在西方刚刚起步时,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出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案,只是这种比较文学不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理想之上,而是建立在文学研究这一方面,这恰恰是许多西方比较文学家所竭力反对的:民族文学的特征。正如斯瓦凡·玛久姆达(Swapan Majumdar)表明的观点:

正是由于对这种民族文学的偏爱——作为一种方法论,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的强烈谴责——使比较文学深深扎根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印度。

健尼萨·戴维(Ganesh Devy)的研究则更加深入,他提出印度的比较文学与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相关,他还特别提到比较文学已是“用来维护民族文化身份”。所以说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无法和谐共存是没有道理的。

印度比较文学家的研究工作以视角的转换为特征。几十年来,比较文学从西方出发向外扩展;如今,人们开始从外部来仔细审查西方的文学。玛久姆达指出,如果不考虑地理学精确性,印度学者所称作的西方文学包括起源于希腊—罗马并通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文学,他还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文学称之为亚民族文学。很明显,玛久姆达向比较文学引入的内容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激进的视角,也是对关于民族文学观点的重新评价。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主流文学”、“强势文学”和“弱势文学”来思考文学,所以像玛久姆达所说的印度视角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观点。侯米·巴巴(Hoomi Bhabha)在一篇论文中总结了新的研究重点,讨论了后殖民文化体现的矛盾情绪,他说道:

一种创新的涉及社会各层面的横向参照法取代了纵向参照法,从而淡化了以文化参照和关联为特征的辩证意义。

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确实克服并超越了关于文学的种种设想,而这些设想日益被视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和一批非洲评论家们推翻了黑格尔的广泛影响,因为黑格尔认为,与他所声称的高等的、先进的文化相比,非洲文化则是弱势文化,他还有力地否定了非洲的历史。詹姆斯·斯尼德(James Snead)在一篇文章中抨击了黑格尔,他指出:

20世纪末欧洲文化的一个突出事实就是,欧洲文化与黑人文化逐渐趋于一致。不可思议的是,黑人文化因素早就以某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了,而两种文化最初源于一种文化,只是由于文化势力不均衡所以发生分裂,而我们却用了太多的时间才觉察出。

因而,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一副多种多样,色彩斑斓的画面,时而会发生变化。非洲、印度以及加勒比的评论家们提出了挑战,他们拒绝接受那些西方文学评论,而是要认可他们自己对文学和文化政策的所得出的结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文学,用我们所继承下来的单词意义来讲,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还讨论了19世纪英语作为一种理论学科的过程有着很明显的政治寓意,并坚持认为在大学设立这个学科是一战后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统治阶级唇枪舌剑,结束了肉麻的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偏见是英语早期形式的基础……英语文学一帆风顺地为战时的民族主义提供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英国统治阶级在努力寻求精神的解脱,他们的民族身份感已经完全动摇了……文学同时成为了一种慰藉和再肯定的方式,成为一个人们熟悉的阵地,那里英国人能够重新部署,发掘并找出一些标新立异的事物,而不是沉浸在历史的梦魇中。

伊格尔顿关于英语崛起的解释和早期许多比较文学家对一门学科的期望联系在一起,这种期望将超越文化范围,并通过主流文学的开化力把所有民族统一起来。但是,正如英语本身也陷入了危机一样(究竟今天的英语状况如何?我们如何理解英格兰的地理范围内产生的文学呢;如何理解整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内的文学呢;或者是全世界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呢?一方面是文学,而另一方面是通俗或大众文化,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英语意味着从贝奥武夫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范文早已成为往事了,而现在,一段英文摘要里包含什么又排除什么都是个

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比较文学也受到了某些新思潮的质疑。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是东方文化研究的先驱,他的工作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评论,这些评论使用了一套新的专业词汇。萨义德的论点是:

东方是一个单词,后来增加了含义成为一个更广阔的语义场,包括联想意义和内涵,但是这些意义并不是必然地指真正的东方,而是指这个词语的范围。

这为某些文章提供了基础,如张隆溪的《异域神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章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远东国家中国传统上代表了最佳的异域形象”。殖民国家“创造”其他国家文化的系统过程受到了非欧洲国家的评论家们的质疑,这一挑战又将意识形态提到了文学研究的日程上来。

就在最近,一项欧洲或北美文学提纲最关心的仍然是伟大作家的真作的确认问题。但是,非欧洲文化提纲,尤其是遭受过西方列强殖民的民族文化提纲,所处理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由此产生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莎士比亚在印度的影响,这个权威作家,在19世纪被拥戴为英国伟人的典范。印度的学生们因此就遇到了难题,他们不仅将莎士比亚推崇为欧洲文学的伟大人物,同时也将他视为具有殖民价值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就有了两个莎士比亚,并且彼此相互矛盾对立。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比较地看待莎士比亚,即研究莎士比亚在印度文化生活中的出现并将其作品和印度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

正当比较文学在西方进入危机和衰败之际,民族意识的崛起和要求越出殖民遗产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学科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例如,中国、巴西、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式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这表现在比较文学既被用来研究本土传统,也被用来研究外来传统(或称为强加的传统),从而把比较文学原则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拓展开来。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比较文学不会出现危机感,不会对从哪些方面进行比较而吹毛求疵,因为那些术语是早就被拟定好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外来文化影响本土文化的方式,而研究的重点则是民族文化。戴维论证了印度的比较文学与现代印度民族主义是同时崛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用来提醒我们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在欧洲的起源:它最早出现在民族斗争的时代,那时各国正在建立新的分界线,欧洲和正忙于对外扩张的美国到处都在讨论民族文化与民族身份这个大难题。在第二章我们将仔细地考察一下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和学科的发展过程。

当我们步入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也随之进入了比较文学这段混乱历史的新阶段,这样说也许会引起争论。当民族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消失的时候,前东欧国家正处于民族独立阶段,并将工作进度进行了修改,在这个时期思考将会出现什么新情况会很有意思,但尽管如此,比较文学在西方出现了危机是不容置疑

的。虽然当时文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课程大量增加,出版人还将这些领域的书籍目录单列出来,可是学生数量明显减少,众多比较文学家在为比较文学辩护的论文中表现出了种种担忧,还有他们不太情愿对比较文学的确切内容下定义,而这时认为比较文学是二元研究的早期观点仍然存在,即对两种不同系统的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尽管如此分辨不同的系统仍然是个复杂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印象,即比较文学已失去研究方向。虽然比较文学在西方陷入了危机之中,但另一方面,这一学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得到了扩大和发展,并在那里和民族文化、民族身份等多种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今,独立于欧洲和美国之外的比较文学正在迅速发展并将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更多的知识还有待于我们去学习。

在第三世界国家和远东国家改变这一学科模式时,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危机还在继续。新的比较文学开始质疑欧洲大国的权威性,这一过程与其他的挑战不谋而合,如女权主义批评,对文化史的男权定位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评估了读者角色的价值,德里达(Derrida)和布迪厄(Bourdieu)还通过他们的工作表明,制度化的强权结构之下还隐藏着秘密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伪装成了全球自由主义的中心。

不过,重要的是,西方读者在理解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并没有依赖所谓的“比较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从后殖民文学方面的书籍被抢购一空就可看出人们对这一长久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燃起了新的兴趣。在《帝国反击》(副标题是“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近些年来渐渐消失的跨文化批评来说,后殖民是再合适不过的术语,而对于跨文化批评的文章来说,后殖民也同样合适。”这等于还是比较文学,也就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在文学研究领域,又一迅速发展起来并对比较文学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学科就是“翻译研究”。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使用这个术语后,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发展到如此程度(通过出版业、学术联合会、大学讲座的设立、研究计划等)以至于现在有许多人竟然认为翻译本身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与传统的想象中的翻译的区别就在于翻译研究是多元系统理论的派生物,此理论先由埃文-佐哈尔提出后又得到图里的发展。稍后,本书将对翻译研究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但是从本质上讲,翻译研究的迅速发展以及成功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因素就是翻译研究将文学强调成一种变异和动态的系统集合,以内在的矛盾和动态的转换为特征。这种将文学视为多元系统的观念将个别的文学系统看作是多方面的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关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容易引起争论的术语。此外,翻译研究还源于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即翻译不是一项边缘活动,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改变文化史的主要动力,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比较文学传统上把翻译称为一个分支,但是这种设想现在已经